



雨后(油画) 刘晓

散文

# 走进大山的女孩

蓝月

水车悠悠转动,扇页旋在水中,一波一波,柔柔地切割。她伫立岸边,呆呆凝视,心却随着细密的涟漪散乱纠缠。

春天的时候,这位名叫林汐的女孩,满怀着憧憬和梦想,来到这个小山村支教。

三间瓦房,一个露天茅厕,歪脖树上吊着一口锅,二十多个孩子在房前的泥地里跑来跑去,这就是她第一眼看到的学校。而她却喜欢上了这里——墨绿的群山怀抱中,溪流纵横,淙淙流淌的溪水,最后汇聚到一条小河水。清澈的河面上,一架水车呀呀呀,不疾不徐地转着。水车的背后,一轮夕阳泊在半空中,一动也不动,像睡着了一样。

她常常带孩子们到河边,教他们唱歌跳舞,教他们算术自然。那些孩子在她看来就像一棵棵生机勃勃的青玉米苗,他们睁着小麻雀样的黑眼睛,像看仙女一样看她,她很享受这种崇拜。

但这种热情却很快被现实的骨感所覆盖。且不说一日三餐的烦琐,露天茅厕的尴尬,单说这没有网络信号,就足以让一个来自都市的现代人心郁结了。再加上一个星期才有一次的邮件往来,更让林汐如置身世外,渐渐失去了许多好友的联系。备课之余,夜深人静,孤独寂寞丝丝缕缕缠绕心头,挥之不去,斩之不断。当夏越来越炎热的时候,她的烦躁也在不断地升温。

就在此时,男友来信:林汐,疯够了吧?赶紧回来,工作已安排好。爱你的翔。

她执手手中,泪悄然涌出。

那一夜,月光如水洒在柔软的草坪,她枕着男友的膝盖说,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?男友抚摸着她丝滑的秀发说,当然。要是我想去山村支教呢?男友捏了下她小巧的鼻子,尽说傻话,真不知道你的小脑袋怎么会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念头。她翻了个身,双手支住头,双腿弯曲翘起,我是说真的。你和我一起吗?她仰起脸看着他,眸眸闪烁。他的笑却一点一点僵硬,他说我们回家吧。

她还是去了,奔驰的火车上,她给男友留下短信:我想去放飞梦想。

昨天已经递上了辞职报告,可是孩子们像约好了似的,一个也没有来。她惆怅地看着斑驳的黑板,陈旧的桌椅,这里曾闪耀着一双双纯真的眼睛。尽管条件艰苦,尽管工资微薄到只能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,尽管上课出汗如雨,但是那些求知似渴的眼睛让她一次次感动,一次次为自己的选择而骄傲。但是她高估了自己,原来她骨子里是贪恋城市浮华的,她并不能融进这个小山村。既然不适应,又何必勉强自己呢?城市在等她,爱人在等她。她飞快地收拾行李,她不想再给自己任何犹豫的机会,她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。

窗外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谁?她一惊,树影后依稀有人影晃动。人影缩进树丛却传来隐忍的啜泣,杂乱而稚嫩。

同学们,快出来。她打开门,几十个小小的人影蜂拥而至,紧紧地围住了她。孩子们流着泪,小脸红红的全是汗,身上脏兮兮的活像一只只小泥猴,有的裤子上挂了几个洞,有的手背上还割了几道血口子。

老师,你要走吗?校长说你要走了。老师,你是不是因为天太热了,才要离开?大头说他表姐也是城里人,城里人夏天都有风扇。老师我们也有钱,我们也可以给你买风扇。你看。

孩子们张开小手,每个孩子手心里都攥着几张湿漉漉的纸币。

老师,我们今天去摘山核桃了,如果钱不够,我们再去摘,老师你能等几天吗?呜呜……傻孩子,老师不走。以后别去摘核桃了,你们才是老师心里最清凉的风扇。她张开双臂把孩子们紧紧地揽在怀中。

孩子们哭了,她也哭了,脸上滴满了泪。

男友再次来信。她回信,孩子们需要我。

# 维多利亚海岸览胜

丁启豹

晨起迟暮还,海岸览奇观。沿线景色美,画图盈眼帘。牧草绿油油,油菜金灿灿。绵延千里外,锦缎欲接天。风屏似屏障,林海蔚壮观。牛羊牧沃野,马放青溪边。中午聚小镇,比萨是主餐。皆呼不果腹,开水填肚圆。登车眺窗外,风光美无限。旋即停巴士,镜头频频闪。

# 《厨房里的哲学家》

田健

让·安泰尔姆·布里亚-萨瓦兰(1755—1826),出生于法国贝莱,法国律师、政治家和美食家。他出身于显赫的律师世家,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议会任职,后来在巴黎做法官,1793年担任家乡贝莱市长。后流亡瑞士洛桑,转又移民美国依靠演奏小提琴谋生,是当时美国唯一职业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。1796年才被允许回到法国,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专心为世人奉献了这本美食之书。这本在他死前两个多月才出版的书却使他得以名传后世。

# 郑州地理

## 王宗店

许海龙

王宗店村位于荥阳市崔庙镇南部山区,南与新密市接壤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,村里有一位叫王宗的青年,家境贫寒,父亲早亡,他与年迈的老母相依为命生活,老母体弱多病,仍上山种地,操持家务,目的是想让孩子好好学习,将来改变命运。儿子王宗来聪明伶俐,记忆力超常,可不把聪明用在功课上,而是逃学打架,惹是生非,母亲非常生气、失望,趁王宗放学时,母亲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育。此后,王宗的恶习有所改变,但他对母亲怀恨在心。一日,王宗放学走到织机洞(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传说九天凡的仙女携带能织锦纱细麻的织机,在此洞内教凡人养蚕、织布)附近时,他听到有人在议论他,说王宗是个真龙天子,将来必做皇上享受荣华富贵。此后就有奇迹在王宗身上显现,下雨了,旁边就有神秘之人替他打伞遮雨,他学习缺少笔墨,就有人把笔墨相送。王宗从此飘飘然,到处宣扬自己是真龙天子,认为自己离飞黄腾达的日子不远了,还对身边的人发号施令。而他最为烦恼和纠结的是他的母亲,他对母亲的施教不但仍耿耿于怀,而且还嫌老母体弱多病,长相丑陋,如果将来有这样一位皇太后出现在大家面前,那将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!王宗心理逐渐萌生了要除掉母亲的念头。而王宗自有了这个伤天害理的念头后,学业一败涂地,神秘之人也不再为他打伞遮雨、赠送笔墨纸砚。不久,王宗赶考不但名落孙山,而且还害了一场大病,差点要了他的命。



人醉春色里 王继兴 摄影

随笔

# 闲话牡丹

孙友友

牡丹为国花,自从被武则天贬后,名声大增。牡丹花大、繁茂、绚烂,又不畏权势,被文人骚客赋予许多美名: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自1992年以来,山东菏泽已举办了多届国际牡丹花会,河南洛阳的牡丹花会更有盛名。据说牡丹浑身是宝,牡丹根,俗称“丹皮”,可入药。据最新研究成果透露,“丹皮”含有13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抗癌物质。其花瓣、花瓣可制作饮料、食品。改革开放以后,每株牡丹的销售价已翻十几倍;日本、美国、荷兰、意大利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德国及中国港澳地区牡丹热长盛不衰,传统的冬季牡丹催花技术,早已有了广阔的天地。据报载,早在1987年菏泽在澳门展出2000株催花牡丹,观众达40万之众,被称为“牡丹盛会百年首见”。1992年5月,菏泽牡丹、芍药干鲜花还获得过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质奖章,享有盛名的“牡丹仙子”,不仅是中国的国花,在世界花卉界,也是极让人瞩目的。

也要技术,上盆前,须晾晒,根变软后汲水快。盆栽土也讲究,最好用肥沙团,忌炉渣。盆底需垫瓦片,花苗居中,要填足土,压实。浇水时要巧,不能太勤,见干湿为最佳;做到早须浇,涝要排,遇大雨,盆倒歪;秋天一到,就免水。上饼肥,要发酵,花前花后施,每一旬一次,拿芽时,要尽早,便于定蕾。若出现叶斑,喷波尔多。到了冬天,须防冻,最好的办法是将牡丹盆埋入土中——看来,养花是需功夫和细心的,又因牡丹是仙子,是花王,更需呵护。

异品奇葩共翠柯,嫩红拂拂醉金荷。春罗几叠敷丹陛,云缕重萦浴绛河。玉鉴和鸣鸾对舞,宝枝连理锦成窠。东风造化胜前岁,吟绕清香故琢磨。诗前原有小序云:“牡丹一本,同干二花,其红深淡不同,因名两种也,一曰叠红罗,一曰胜云红。艳丽尊荣,皆冠一时之妙,造化密移如此。褒赏之余,因成口占。”

萬家和樂是百大年  
万事清平為百令德

耿自礼书法

她在一次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了宋翔。其实她自始至终没有提宋翔的名字,但是我确信这个“他”就是宋翔。

我从没见过人可以笑得这么阳光干净,可是阳光的背后仍然是阳光吗?每个人都有阴暗面,他的阴暗面是什么?

真好玩,我把电话给了他,他却我没有给我打电话,生活正好太贫乏,我喜欢动脑。

朋友在海滩聚会,听闻他会去,所以我我也去了,我穿了一件很美丽的裙子,带上我小提琴。吃完烧烤,大家点上蜡烛,围坐在沙滩上聊天,朋友请我拉一首曲子,我欣然同意,故意站得离他们远一些,给他一个大海边的倒影,选择了《梁祝》。因为满天星星映照下的大海让人寂寞,听他会写古体诗,那么我相信他会懂。一曲完毕,连远处的外国人都在鼓掌,我匆匆回去,只想看清楚他的眼底,有欣赏,却无异样。

情人节,他给我打电话,约我去。我问,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他告诉我,我同意了。我真的开心,我从没有想到我会因为一个男孩子能约我出去而开心,这种感觉让我惶恐,可它多么甜蜜。

快乐吗?这种感觉是快乐吗?我觉得自己不是自己,我习惯于将自己藏于黑暗中,窥伺分析他人,而他却带着我在阳光下奔跑,加州的阳光太灿烂了,而他比加州的阳光更灿烂。

和他告别,我已经走到检票口,他又突然把我拽回去,吻我,我不习惯于把自己的内心暴露在人前,只让他轻轻碰了一下我的唇,就推开了他。就像一个大太阳,可以肆无忌惮地表露自己,我被他的飞扬和光明所吸引,却不习惯于他的直白与飞扬。我也飞扬,但是我的飞扬是刻意营造的,只是给外人看的一道风景,他的飞扬却是自然

然而,是他最真实的内心。他明白我们的差异,我却一清二楚。

他在昏醉中衣衫不整地掉到我的面前,摔碎的花瓶把我的裙子打湿。他随手捡起地上的花递给我,笑

# 连载

“死守着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,还天真地以为他只是一时的淘气。”“这有什么不好吗?”柳含烟闪烁着她那碧绿色的眼睛,倘若男人,应该都想亲吻她的眼睛。

“幸福的女人总是拥有一份幸福的爱情,不是吗?”

“幸福与爱情无关,它是自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,谁都可以选择的。如果没有爱情,同样可以活得很潇洒,如果一个人拥有了爱情后,突然幸福了起来,这是一种偶然。”

“没有爱情,你也会幸福,是吗?”林若兰在问的时候,像是别有用心的。

“不管有没有爱情,我都会让自己幸福起来。”柳含烟发现自己被绕进了一个圈套里,却已没有办法了。

“你真可以做到吗?”“我会试试。”

“那就证明你并没有得到实践过后的结论,是吗?”

“你想说什么?”“把你生活中不重要的东西,归还给它重要的人。”林若兰一字一顿地说。

柳含烟的眼神里满是疑惑,她茫然问道:“是什么东西?”

“一个男人!”

“你都做些什么?”柳含烟恍然大悟了,倒显得平静。

“那个女人像是快要凋谢的花朵,是不是没有了爱情滋润的女人都如她一样?她说她爱她的老公,所以,她对你好,因为她要让她爱的人所爱的人喜欢她。这是不是挺愚蠢的?但她说她只能这样做,别无选择,三个人的战争,总需要有人先动用武力来打破冷战的局面,她不愿意成为首当其冲的人。如果这样做,就是注定了会失败,她不能失败,因为她还要抚养他们的孩子。”林若兰一口气说了很多,情绪随着起伏不定的激动。

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?”柳含烟的身体颤抖了一下,就像是受到了当众被人剥光了衣服示众般的羞辱。

“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善良的女人,我发现我错了!”林若兰突然对柳含烟很失望,觉得她就像是一只披着猫皮的老鼠,很不可理喻,甚至有一点不自量力。

善良会让一个女人从受伤者,转变成传教士。

柳含烟又一次收回了锋芒,她冷冷地问:“你是因为她才接近我的,还是如你之前所说的,因为你自己?”

“就在今天,我遇到了她,她捧着一盆兰花放在你的门口,她额头上冒

# 成全

今何夕 著



29

柳含烟问:“能跟我说说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吗?”

“是说林若兰吗?”徐世炜并不避讳,他从来都不逃避生活的男人。

“我不知道她叫什么,我只是在想,你的生活中应该有一个女人,她成了你的困惑。你知道吗?你的眼睛里满是迷茫、困惑、无奈。一个人,纵使表面伪装得再好,眼睛也是隐瞒不了别人的,不是吗?”

“你想听?”

“如果你愿意说。”想要的东西与想听的话,装着并不想要,能减少别人的顾虑。

“我跟她就是在这个地方认识的。”徐世炜指了指眼前的桌子,“第一次看到她时,觉得好熟悉,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,而那个刀疤处竟然猛地疼了一下,我就跟她相识了。鬼使神差般我请求她搬来跟我一起住。然后,我发现她并不合适,难以出什么来地方有偏差,总之就是难以相处,好像是天生的排斥……就在我以为冷冷淡淡了时,她怀孕了。我现在就住在她一起,为了孩子,我一直想找条出路,却待在死胡同里出不来,自作自受吧。”徐世炜苦笑了一下,有些话应该说给别人听,说一遍无奈就减少一点,直到再说的时候不再苦涩,反而就轻松多了。

“她为什么还坚持跟你在一起,尽管你已经暴露出你的冷漠了?”